

從溫庭筠〈定西番〉之一的題旨 談到若干相關的問題

張以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一、前言

我撰寫〈花間集中的非情詞〉一文時¹，關於溫庭筠的〈定西番〉之一的題旨，是採用華連圃的舊說的。為便於討論，先將該詞抄錄於下：

漢使昔年離別，攀弱柳、折寒梅、上高臺。 千里玉關春雪，雁來人不來，羌笛一聲愁絕，月徘徊。²

華連圃《花間集注》是我看到的最早注釋此詞的著作，他以為此詞的「漢使」是指張騫。全詞是寫西域人對張騫的思念。其書寫於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也就是公元一九三四年，初次增訂於二十六年三月，商務印書館發行，我手邊影印了這個本子。到公元一九八三年三月，又以華鍾彥之名，出版了該書的再次修訂本，此注一如其舊，無隻字改動。一九八七年，沈祥源、傅生文合著的《花間集新注》³（以下簡稱《新注》）幾乎完全採用了他的說法。

華氏之後，不同意見多有，如蕭繼宗評點校注《花間集》，便說此詞是「以奉使持節為篇旨」⁴，而將「漢使」視作泛稱。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李誼《花間集注

¹ 拙作：〈花間集中的非情詞〉，《臺大文史哲學報》第48、49期（1998年6月、12月）頁57-93、79-110。

² 〔五代〕趙崇祚輯，華鍾彥注：《花間集註》（河南中州書畫社，1983年），頁21。

³ 趙崇祚編，沈祥源、傅生文注：《花間集新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⁴ 蕭繼宗評點校注：《花間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7年），頁41。

釋》，則說：

漢使，本指漢代最早出使西域的張騫，此乃就題而擬。隋煬帝〈錦石搗流黃〉：「漢使出燕然，愁聞夜不眠。」⁵

該書未有〈附錄〉，列主要序跋及主要論文索引，卻沒有載參考書目。然注中既說到張騫，可能也來自華注，卻並未從華氏之說，反以隋煬帝一詩，表明漢使的泛稱用法，似乎以此詞為閨人思念漢使之作。

我因為此詞首句作「漢使昔年離別」，似非泛寫，應有特定代指之人；而下文亦非漢使人人可有的遭遇，因此採用了華說，未再深入詳究。事隔多年，幾經細讀溫詞，衡情稽史，覺得華說頗有可議之處，特撰此文，商榷舊說，並陳新義。此文多採證於溫氏〈蘇武廟〉詩，所以詩的解析加詳。又涉及其邊塞之行等相關問題，及此詞的解析，一併討論，而以題旨的商榷為其主軸。

二、舊說的商榷

華連圃的意見，全文是這樣的：

漢使，指張騫言。《漢書·張騫傳》：「騫以郎應募，使月氏。出隴西。凡西域之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諸國，先後皆定。」此詞之作，是就題發揮也。張騫既沒，西域人思之，故此云然。⁶

《新注》進而鋪張其說云：

這首詞是就題發揮，寫西域人對張騫的懷念。上片寫了張騫離別西域時回內地的一個鏡頭，用折柳、贈梅、送至高臺這些傳統的形式，表示了西域人民對張騫的懷念。「折柳」、「贈梅」不必實有其事，「上高臺」表示依依惜別之狀。首句有「昔年」一詞，表示是在追敘。下片轉到現實中來：用「玉關」、「春雪」、「雁飛」、「笛聲」，突出塞外的地理環境。「雁來人不來」，語淺情深，可見盼望之殷切。結尾用月影徘徊、羌笛悠悠來加深懷念的氣氛。⁷

後來房開江的《花間集全譯》，于翠玲注《花間集》⁸，皆從華氏之說，朱恒夫作

⁵ 李誼：《花間集注釋》（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年），頁28。

⁶ 趙崇祚輯，華鍾彥注：《花間集註》，頁21。

⁷ 趙崇祚編，沈祥源、傅生文注：《花間集新注》，頁45。

⁸ 房開江注，崔黎民譯：《花間集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77年）。于翠玲注：《花間集》（北京：華夏出版社，1998年）。

《新譯花間集》，更就此一題旨敷衍其說，好像真有其事⁹，實則全係臆想，讀者一哂可也。關於這個論點，我認為有兩個問題必須考慮：一是張騫有何德澤遺愛西域留芳後世？二是溫庭筠有何動機為張騫撰寫此詞？我們不能忘記這首詞畢竟是溫庭筠的作品。後人猜測，當思理據。

我們先來看《漢書·張騫傳》，該〈傳〉大意是說：張騫應募出使月氏，經匈奴，羈留十餘載，娶妻生子。後逃亡，遍歷大宛、康居、月氏、大夏諸國，復為匈奴所得。留年餘，與胡妻逃歸漢，拜大中大夫。旋從衛青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博望侯。後請賂烏孫以斷匈奴右臂，乃拜中郎將，出使烏孫。復分遣副使至大宛、康居、大夏，西北諸國始通於漢。對漢而言，他經營西域，頗收外交之功，扼阻了匈奴勢力的南侵，也有靖邊之效，其功甚偉；但對西域諸國而言，除得與漢交通外，便看不出有什麼太大的好處。〈傳〉文只說蠻夷愛張騫的為人「疆力寬大信人」，看不出他曾廣施德惠恩澤，使得西域人思之不已，在他離別之時，折柳贈梅，登高惜別。在他離別之後，竟然月下徘徊，盼望殷切。（用《新注》之說），渾忘他是逃亡歸漢的。

就溫庭筠的寫作動機來說，是什麼靈感使他撰寫這麼一首詞來歌頌一位距他九百多年前的「漢使」呢？他特別敬愛張騫嗎？或者同情張騫嗎？張騫有什麼特點使他產生了共鳴？從溫氏的著作看，從未見涉及張騫的。是什麼機緣使他忽然想起了這個人，而要形諸吟詠譜入歌詞呢？華連圃把此項動機放在「就題發揮」四字上。因為調名〈定西番〉，想像中作者便得找個與西域有關的人物來寫，李誼補強了這一項看法，因而說明張騫是最早出使西域的「漢使」，那就是說溫氏挑了一位最早的漢使以應題，所謂「此乃就題而擬」，和華氏的「就題發揮」意思是一樣的。但李誼自己卻不用此說。溫氏此詞雖是〈定西番〉現存最早的作品，但一來唐開元時代的《教坊記》已載此調，他並非創調之人；二來就調名而言，征番的人物、戍邊的故事、塞外的風光、閨婦念遠的情節，都是與調名相應的題材，他為什麼不歌頌大破匈奴的衛青？不惋惜身經百戰而未封侯的李廣，不矜憐有國難回的李陵？他為什麼不寫身陷匈奴十九年持節不降茹毛鬻雪的蘇武？……他寫了三首〈定西番〉，一首寫思念征人的閨婦。另一則寫妝樓少女，根本與調名無關。可見他並不受調名的拘束。他有無數可寫的題材，何以特別選擇了張騫？此一動機如果無法合理交代，則「張騫」之說，只是一廂情願的臆測，是無法令人

⁹ 朱恒夫注釋：《新譯花間集》（臺北：三民書局，1998年），頁48。

信從的。李誼之說雖語焉不詳，但大體可忖想而知。他以「漢使」為泛稱，是以此為思婦之詞。果如此，首句「漢使昔年離別」便難以解釋。既曰「昔年」，則離別當不止一年。一般出使匈奴，不會經年不歸。漢所以都長安，正因近北，便於邊防之故。則此「漢使」便非泛指，我前文所以說「應有特定代指之人」，正是考慮及此。且下文云：「千里玉關春雪，雁來人不來」，是說春雪將融，天候轉暖，南雁漸次北來。若說成秋天北雁南翔，以與思婦配合，則於「春雪」二字，無法交代。又下文言及「羌笛」也是胡地風光，並非南方情調。這些問題，都甚明顯，故注家罕用此說。

另外，近年尚有揚州大學的顧農教授一說，見於他與徐俠合著的《花間派詞傳》一書，他說：

本篇寫漢朝和蕃出塞的女子留戀家鄉，萬不得已而去。到了邊關以後，長年思念故土，鄉愁日深，無法排解。¹⁰

並在「漢使」條下特別注明：

漢朝的使節，這裏指出塞和蕃的女子。¹¹

把「漢使」說成「出塞和蕃的女子」，這首詞便成為和蕃女子對故國的懷念之詞了。說雖新穎，卻苦無根據。因為即使號稱親善使者，也非指和蕃的當事人，從來沒有和蕃女子被稱為「漢使」的。

三、一個新的假設——蘇武其人

把此詞設定為寫一位特定的漢使，應該不會有太大的爭議，漢代著名的通西域的使節，張騫之外，另一位芳留千古的人物便是上文說到的蘇武了。我們讀《漢書·蘇武傳》，可以知道蘇武此人的大致情形：他是漢杜陵人，父蘇建，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兄弟三人，蘇武是老二，最負盛名。武帝天漢元年(100 B.C.)，為了和匈奴修好，蘇武以中郎將之職，奉使持節，遣返「匈奴使留在漢者」，並帶了貴重禮物「厚賂單于」。本是美事一樁，不巧碰到匈奴緱王謀反，蘇武的副使張勝牽連在內，案發，蘇武始知其事，覺得有辱使命對不起國家，多次欲自殺，為人所阻。後單于愛蘇武的志節，屢屢逼降。〈傳〉文載其事說：

¹⁰ 顧農、徐俠著：《花間派詞傳》(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60。

¹¹ 同前註。

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師古《注》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¹²

真可說是受盡諸般虐待，非常人所能忍。其間更有他的老友降蕃的李陵來勸說他投降，人情攻勢、利益誘惑，不一而足，他始終不屈。漢武帝也曾多次派遣使者，求索蘇武。匈奴詭言武已死。直到昭帝即位，漢使再來，武的部屬常惠夜見漢使，教了使者一套說辭：大意是漢皇獵上林，得雁。雁足繫有蘇武帛書，言武尚被拘留於其澤中。單于大驚謝罪，蘇武始得歸漢，封爲典屬國。蘇武初去匈奴時部屬百人，歸來只剩九位；去時爲武帝天漢元年，歸來已是昭帝始元六年（81 B.C.）；去時爲丁壯之齡，歸來鬢髮盡白。他身陷匈奴前後凡十九年，嘗盡千辛萬苦，卒得歸漢。這就是蘇武，留芳千古的蘇武。

試將蘇武與張騫作個比較，張騫以邊功名，蘇武則以志節勝。以邊功名，人皆可到，漢代以邊功封侯的屈指難數，以志節勝的則恐怕無人能超過蘇武。爲國捐軀可貴而不難，從容就義可貴更不易。像蘇武這樣謹守民族大義的忠君愛國的冰雪情操，實在是了不起。他的堅苦卓絕、長期的抗拒精神與肉體兩方面的千鈞壓力，忍人之所不能忍，真可說得上驚天地泣鬼神，百代難得一見。此所以後世爲蘇武立廟，而像文天祥這樣的人物竟在他的名作〈正氣歌〉特別標榜：「在漢蘇武節」！目爲自己的偶像，視作忠君愛國的典範。這樣看來，張騫固然不凡，蘇武尤可貴、可敬、可歌、可頌。

蘇武既是這樣一位了不起的漢使，歷代歌頌他的又豈止文天祥一人而已？以溫庭筠的才識、抱負、性格、遭遇，他敬重這位漢使，同情這位漢使，乃至寫了這首〈定西番〉詞來傳達蘇武的去國情懷羈蕃心緒，決不是突兀的事。因此，我初步假設〈定西番〉詞中這位昔年辭漢遠赴匈奴的「漢使」（漢使昔年離別）便是蘇武。

當然，在這裏有一些資料要順便把它交代一下：如果細檢史料，蘇武拘留匈奴十九年，雖然過著牧羊的生活，但並非天天處於冰雪之中。齧雪吞毛過活，那只能說是他苦難遭遇的極致。否則他怎能挨過漫長的十九年？在這十九年中，李

¹²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8冊，卷54〈蘇武傳〉，頁2462-2463。

陵也曾使其妻饋贈牛羊；而且他還娶得胡妻，生下一子，名蘇通國。到蘇武晚年，宣帝令使者以金帛贖之歸漢，而以爲郎。不過，已塑造成的蘇武形象並不因這些細節有所改變。道德所標榜、政府所獎譽、史官所讚美、世人所瞻仰的，都聚焦於他的志節堅貞上，早已汰去那些細微末節，卻放大了北海牧羊吞毛齧雪掘鼠爲食而不屈，節旄盡落、操持不捨猶盼歸，白首皚皚與天山白雪相輝映等特寫鏡頭，神話了白雁傳書歸國的機運。使他在世人的心目中，在詩人、畫家、小說家、劇作家的筆墨下，成爲一個道德的化身。李白詠〈蘇武〉詩便說：

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白雁上林飛，空傳一書札。
牧羊邊地苦，落日歸心絕。渴飲月窟水，飢餐天上雪。
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看淚成血。¹³

蘇武使蕃一事，情節曲折，極富傳奇性，且其人志節感人，使人生崇敬之意、同情之心。李白所吟詠的，正是這些情節，這種節操，以及蘇武的心態。我們必須有這樣的理解，才不會爲史料所惑而扭曲了詩人的心意。

四、溫庭筠詩中的蘇武

上文已扼要介紹了蘇武，其事既富傳奇性，其人更有冰雪操。這樣的一位人物自是值得溫庭筠的景仰、同情，而形之於吟詠的。但歷史人物衆多，要博得詩人美之於詩，歌之於詞，除人物本身的條件外，還得有其他因緣，始能觸發詩人的寫作動機。這一節，我預備從溫庭筠的詩發掘一些資料來印證這個新的假設。

溫庭筠存世的詩共三三八首，此說係據一九八〇年七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溫飛卿詩集箋注》¹⁴計算。其中至少有三首是與蘇武有關的，一首是〈贈蜀將〉（卷四），詩云：

十年分散劍關秋，萬事皆從錦水流。志氣已曾明漢節，功名猶自滯吳鉤。
雕邊認箭寒雲重，馬上聽笳塞草愁。今日逢君倍惆悵，灌嬰韓信盡封侯。¹⁵

¹³ [唐]李白著，瞿蛻園、朱金城校注：〈蘇武〉，《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冊，頁1296-1297。

¹⁴ 此書所據係清顧氏秀野堂原刻本。明末曾益編集作注，清顧予咸補輯，其子顧嗣立補注重訂。存飛卿詩三三八首，中涵〈楊柳枝〉八首，《花間集》則收爲詞作。夏承燾《溫飛卿繫年》（收入《唐宋詞人年譜》〔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年〕）謂「飛卿詩共三百十餘首」（頁419），是就詩題粗計，不知有一題多首者。

¹⁵ [唐]溫庭筠著，[清]曾益等箋注：《溫飛卿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卷4，頁77。

其中「志氣已曾明漢節」句，曾益注云：「《漢書》：蘇武使匈奴，持漢節十九歲，節旄盡脫。」¹⁶顯然用的是蘇武出使匈奴之典，讚美了蘇武的志節，同時也以之讚美蜀將。另一首〈達摩支曲〉（卷二）云：

擣麝成塵香不滅，拗蓮作寸絲難絕。紅淚文姬洛水春，白頭蘇武天山雪。
君不見無愁高緯花漫漫，漳浦宴餘清露寒。一旦臣僚共囚虜，欲吹羌笛先
沈瀾。舊臣頭鬢霜雪早，可惜雄心醉中老。萬古春歸夢不歸，鄴城風雨連
天草。¹⁷

他在這首詩裏標舉了兩個飽經憂慮、久陷匈奴終得歸漢的古人：蘇武是男性的代表，蔡文姬是女性的代表。擣麝成塵而香不滅，是讚美他們的品格天賦嗎？拗蓮作寸而絲難絕，是強調他們思漢無己的心願嗎？對蘇武而言，他用「白頭蘇武天山雪」七字，具體地突顯了蘇武困厄匈奴孤寂而又堅強的老人形象。在詩人心目中，皚皚白頭的蘇武豈不正像萬載巍然的白雪天山麼？這裏面充滿了憐惜與敬愛之意。最值得注意且關係最密切的一首應該是他的〈蘇武廟〉（卷八）詩了。這首詩是這樣寫的：

蘇武魂銷漢使前，古祠高樹兩茫然。雲邊雁斷胡天月，隴上羊歸塞草烟。

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茂陵不見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¹⁸

這首詩應該是他憑弔蘇武廟時的作品。首句「蘇武魂銷漢使前」，一筆勾起了蘇武十九年的辛酸史，而凝成其悲情為「魂銷」二字。如果不從他的歷史背景去了解，我們便不易感受到這兩個字的如山筆力。我們試想：蘇武在飽受長期折磨之後的無邊絕望之中，忽然見到了大漢的使者，身歷其境，他當時的感覺豈非像夢一樣？那是一種什麼樣的身心的虛脫與崩潰！我認為，自來詩人用「魂銷」二字，再沒有比溫氏此詩更具震撼力的了。而妙在這種震撼力係深藏在文字的渾厚含蓄之中，須透過蘇武的生平才能領會得深切。第二句「古祠高樹兩茫然」，是庭筠自寫其弔古情懷。這座廟何年營建？這些樹何時種植？它們表象了什麼樣的歷史與人物、精神與文化？它們知道嗎？在「人」看來，草木磚瓦是無知的，所以是「茫然」的；但在此憑弔的自己呢？則別有一種「茫然」，是充滿惆悵的惛惚的感覺。歷史塵封，忽爾觸及象徵實體，懷古追遠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兩句之間，有「留白」空間，看似跳接，實則神連意合。作者神遊於時光隧道之中，讀

¹⁶ 同前註。

¹⁷ 同前註，卷2，頁38。

¹⁸ 同前註，頁171-172。

者當以歷史線索通其意脈。頷聯兩句，是作者由眼前之景進入內心之境：胡天雁斷、隴暮羊歸，是道地的北塞風光，而作者詩心卻已從而深入蘇武世界的無限悽愴。此聯上承下轉，為全詩樞紐。妙在渾一了人我、古今、虛實之境，便覺得涵蘊分外豐富了。頸聯兩句，以十四字濃縮了滄桑，其中「丁年」，隱隱與白頭相對，是時間的標幟。「樓臺」與「甲帳」相對，是空間的象徵。而「甲帳」與「冠劍」涵蓋了聲勢與事業。蘇武的一生，這些不都是重要的表徵麼？從而展現其出使與歸國時的變化場景，人事在時空中發酵，呈顯了盛與衰今與昔的對比效果，豐富了舞臺情節，深化了時光隧道。這樣的技巧可以看出作者經營的匠心。尾聯首句：「茂陵不見封侯印」，茂陵是漢武帝陵墓所在，即以代指武帝。蘇武以武帝天漢元年出使匈奴，十九年後歸來，武帝駕崩已五年。昭帝封他為「典屬國」，是一個掌管蠻夷歸附者的官，並沒有封侯。這句詩的意思是，蘇武未能在武帝時代建立彪炳的勳業，得到封侯的尊榮。我們不免要問：如果在武帝時代歸來，他可獲致封侯嗎？這句話寫得委婉、含蓄，甚至有點曖昧。與庭筠同時的李商隱寫了一首〈茂陵〉詩，結尾兩句說：「誰料蘇卿老歸國，茂陵松柏雨蕭蕭。」似乎也同樣的感慨。是昭帝踐踏了志節的尊貴嗎？是法條委屈了蘇武嗎？以致到甘露三年(51 B.C.)，單于始入朝，宣帝思股肱之美、圖功臣形貌於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時，蘇武始得以「典屬國」之官稱與其他十人共沐其榮。這已是他卒後十年的事了¹⁹。遲來的榮寵是給他的補償嗎？是因為他曾參預冊立宣帝的舊勳²⁰，還是國家表示對氣節的重視？〈蘇武傳〉謂此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看來蘇武是以「德」舉，所以〈傳贊〉曰：「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²¹最後一句：「空向秋波哭逝川」，應該是憑弔者的不平之鳴。其中充滿了同情與惋惜。依照陳尚君之說，庭筠生於德宗貞元十七年(801)，作此詩時大概三十一歲左右，已多歷科場失意，乃投筆從戎，實在並非素志。歲月蹉跎，一事無成，在他過去的生命中，遭遇多少委屈、有過多少辛酸呢？他對蘇武的同情是否也寄託了對自己的憐惜？秋波的流逝也就是歲月的流逝。他面對「逝川」，放聲一哭，只是徒自傷感，實際上蘇武已經過去千年，自己已逝的歲月也追不回來了！

這首詩是三首中正面寫到蘇武的，我詳細的加以解析，俾讀者體認溫氏寫此

¹⁹ 見班固：《漢書》，卷54〈蘇武傳〉，頁2468-2469。

²⁰ 見同前註，頁2468。

²¹ 見同前註，頁2469。

詩的匠心，看他如何深致的刻畫這一位歷史人物，如何含蓄地裁量這一段歷史。如何委婉地表達自己的同情、崇仰、惋惜的弔古情懷。時間過去了，一切苦難都已淡化，站在一個近千年後的第三者的立場，沒有激越的情緒，沒有聲嘶力竭的訴求，沒有尖銳的批判，但在他精緻且深化的表現技巧下，我們卻處處感受到它人事結構的斑斕，感情蓄積的渾厚。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云：「飛卿醞釀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懼，備剛柔之氣。」²²移評此詩，很是恰當。

我在上文說過，溫詩從未涉及張騫，卻有三首寫到蘇武。經過我的解析，在這些詩裏，可以看到溫氏的細心經營。更可以看到：溫氏對蘇武的志節、遭遇，是充滿了崇仰之意、同情之心、惋惜之情的。溫氏由於自身的不幸時有不平之念，因此格外同情不幸的人。較之蘇武的遭遇，雖然各有其辛酸，恐怕某些地方也有一份感同身受的親切。蘇武出現在他的詩中，無論側面的點染、正面的描寫，似乎已形成一種標籤，號誌者「不幸」與「不平」。這些都是足以證明蘇武其人在溫氏心目中的份量。所以，我以為他這首〈定西番〉詞所寫的對象絕非張騫，而是蘇武。

五、溫庭筠邊塞行資料的介紹與檢驗

詩以外，溫庭筠的經歷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這和他的寫作動機有較正面且直接的關係。從兩《唐書》溫庭筠傳，至現代一批詞學研究專家，或文學史家，都很少說到溫庭筠有過邊塞的經歷。兩《唐書》以前的文獻，如佚名的《玉泉子》、唐僖宗時范摠的《雲溪友議》、五代時的孫光憲的《北夢瑣言》，韋穀的《才調集》、王定保的《唐摭言》……等等，也都沒有談到。他的第一長詩，也就是一般學者簡稱的〈書懷百韻詩〉²³，寫他的生平事迹，到開成未為止，可說是他的自傳詩。其中就說到：「塞歌傷督護，邊角思單于」，顯然與邊塞有關。牟懷川〈關於溫庭筠生平的若干考證和說明〉一文²⁴，但以「窺塞垣」三字概之，未作深論。

在我看過的資料裏，似乎只有陳尙君是第一位正式說到溫庭筠的邊塞經歷

²² 參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第2冊，頁1631。

²³ 如夏承燾：《溫飛卿繫年》。該詩原題為：〈開成五年秋，以抱疾郊野，不得與鄉計偕至王府。將議退適，隆冬自傷，因書懷奉寄殿院徐侍御，察院陳、李二侍御，回中蘇端公、鄆縣韋少府，兼呈袁郊、苗紳、李逸三友人一百韻〉，長達六十八字。

²⁴ 牟懷川：〈關於溫庭筠生平的若干考證和說明——兼駁意見〉，《上海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2期，頁122-128。

的。他從溫詩看出庭筠曾經有投筆從戎的志願，遠赴邊塞，其間過程達一年之久。他認為，在溫詩三百餘首中，有「十餘首」是與邊塞相關的。他串連其時間和地點，勾勒出庭筠出塞的路線。下面這些意見，都錄自他的〈溫庭筠早年事迹考辨〉一文。他說：

〈過陳琳墓〉（卷四）云：「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軍」，墓在今江蘇邳縣。疑為出塞前，自江南赴長安途中作。詩中投筆從戎書劍赴軍志向，可說明其出塞目的。²⁵

他說：

〈西游書懷〉（卷七）：「渭川通野戍，有路上桑乾」、「高秋辭故國，昨日夢長安」，為初離長安在渭川一帶作。桑乾，顧《注》（仁案：應為曾益《注》）謂指灤水，恐非。當是用漢代代郡桑乾，代指北方邊塞。詩題為西游，目的地是西行後北上。〈題端正樹〉（卷五），未提及出塞。據〈題望苑驛〉（卷四）：「東有馬嵬坡，西有端正樹」（仁案：此為溫氏自注，非詩文），三地皆屬興平，當長安西行入川或出塞的孔道。庭筠在三處均有題詩，惟此詩秋日作，與上首似同屬此次西行詩。²⁶

他又說：

庭筠邊塞所作詩有〈回中作〉（卷四）：「千里關山邊塞暮，一星烽火朔雲秋。夜來霜重西風起，隴水無聲凍不留」，回中為汧陽出蕭關的通道。〈遐水謠〉（卷一）：「天兵九月渡遐水，馬踏沙鳴驚雁起。……虜塵如霧昏亭障，隴首年年漢飛將」，遐水不詳。二詩皆暮秋隴首一帶作。〈敕勒歌塞北〉（卷三）：「敕勒金憤壁，陰山無歲華。帳前風飄雪（仁案：「前」乃「外」誤，下句有「前」字），營前月照沙。羌兒吹玉管，胡姬踏錦花。卻笑江南客，梅落不歸家」。為冬末春初在軍中作。〈邊笳曲〉（卷三）：「朔管迎秋動，雕陰雁來早。上郡隱黃雲，天上吹白草。嘶馬悲寒磧，朝陽照霜堡。江南戍客心，門外芙蓉老」，為初秋在邊堡作。〈過西堡塞北〉（卷三），亦秋日作。塞址不詳，或即前詩的「霜堡」。陰山、雕陰、上郡，均漢地名，其地唐屬夏綏節度領。以季節看，庭筠出塞已經年，故詩中時露倦戍思歸之情。²⁷

²⁵ 陳尚君：〈溫庭筠早年事迹考辨〉，《唐代文學叢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頁354。

²⁶ 同前註，頁353。

²⁷ 同前註，頁353-354。

他特別提到〈蘇武廟〉一詩，認為：

據詩意，廟址似在邊塞。²⁸

所以這首詩很可能是在蘇武廟前寫的弔古之作。他也提到〈贈蜀將〉一詩，他說：

〈贈蜀將〉有關邊塞生活的描寫，和上引諸詩對照，信為同時所作。²⁹

他以為這首詩作於文宗太和五年(831)，也就等於說溫庭筠的邊塞之行是在太和四年秋至五年秋這一段時間內，因為太和六年他在長安有詩送渤海王子³⁰。另外有一些作品，他以為「或亦出塞從軍之作」，像〈詠春幡〉、〈春日〉這兩首詩，提到「從來千里恨，邊色滿戎衣」，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他也提到本文所討論的這首〈定西番〉詞，他說：

《花間集》所收溫詞，〈定西番〉「漢使昔年離別」闕，〈番女怨〉「磧南沙上驚雁起」闕，皆寫塞外生活。這些詩詞，或亦出塞從軍時作。³¹

他的結論是這樣的：

綜上各詩，庭筠出塞是由長安出發，沿渭川西行，取回中道，出蕭關，到隴首後折向東北，在綏州一帶停留較久。估計在邊塞時間在一年以上。諸詩多及軍中生活，自稱「江南客」、「江南戍客」，當係從軍出塞。³²

檢討他的說法，有幾點可以撮要或加強說明於下：

一、他所運用的資料，全是溫氏的作品。有〈回中作〉、〈遐水謠〉、〈敕勒歌塞北〉、〈邊笳曲〉、〈過西堡塞北〉、〈西遊書懷〉、〈題端正樹〉、〈題望苑驛〉、〈蘇武廟〉、〈贈蜀將〉、〈詠春幡〉、〈春日〉、〈過陳琳墓〉，共十三首詩。又有詞二首：一首即此〈定西番〉，另一為〈番女怨〉。

二、這些詩，前面五首寫到：「千里關山邊塞暮，一星烽火朔雲秋」(〈回中作〉)、「天兵九月渡遐水，馬踏沙鳴驚雁起」「殺氣空高萬里情，塞寒如箭傷眸子」(〈遐水謠〉，陳氏未引此二句)。「敕勒金幘壁，陰山無歲華。帳外風飄雪，營前月照沙……」……(詳前引文，不贅述)，除〈回中作〉外，其他四首，使人一望

²⁸ 同前註，頁354。

²⁹ 同前註。

³⁰ 陳尚君此說係採自夏承焘《溫飛卿繫年》，我以為該詩作於太和七年，見拙作：〈從若干事證檢驗溫庭筠的生年之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4本第3分(2003年9月)，頁507-522。

³¹ 陳尚君：〈溫庭筠早年事迹考辨〉，頁354。

³² 同前註。

而知，定是作於塞北，寫的是即景邊情。應是親身經歷，絕非伏案臆想虛構。〈回中作〉一詩，既是作於回中，地應在右扶風之汧縣。《後漢書》〈郡國志〉謂汧「有回城，名回中」³³。陳氏謂「汧陽出蕭關的孔道」，事實上距蕭關甚遠，所以詩才說「千里關山邊塞暮，一星烽火朔雲秋。」是想像之辭，末句「隴水無聲凍不流」，隴水源出渭源縣西，注洮水，仍在甘肅境內，似不得據此詩謂「取回中道，出蕭關」。

三、〈西遊書懷〉詩提到「渭川通野戍，有路上桑乾」、「高秋辭故國，昨日夢長安」³⁴，說明了西遊的路線及時間：秋天離長安，西沿渭水，北上桑乾。則桑乾自非山東的漯水。陳氏謂曾益注非，自有道理。桑乾，漢為代郡治所，代郡是北方的邊郡，毗鄰匈奴。把這首詩和上述諸詩繫連，無論時、地、路線、內容都十分適切。

四、〈題望苑驛〉自注云：「東有馬嵬驛，西有端正樹。」³⁵陳氏以為望苑驛、馬嵬坡、端正樹「三地皆屬興平」。按「端正樹」是石楠樹的別名。《太真外傳》云：「上發馬嵬，至扶風道，道旁有花，寺畔見石楠樹團圓，愛玩之，因呼為端正樹。蓋有所思也。」³⁶溫詩〈題端正樹〉云：「路傍佳樹碧雲愁，曾侍金輿幸驛樓。草木榮枯似人事。綠陰寂寞漢陵秋。」³⁷似即弔明皇與楊妃恨事（〈題望苑驛〉有「樹名何事號相思」，似亦與其事有關。）陳氏以為地名，蓋指端正樹所在地言之。興平縣在陝西咸陽渭水之北，與〈西遊書懷〉路線一致。「端正樹」一名，如非親臨其地，恐難觸發記憶，用為詩材。不過，這裏要特別加以說明的是：（一）、興平距長安不遠，談不到出塞與否的問題。二詩內容亦完全未提及出塞，陳氏如果只想藉〈題望苑驛〉的自注以說明庭筠曾到過興平，應該沒有問題。（二）、〈題望苑驛〉詩有「弱柳千條杏一枝，半含春雨未垂絲」³⁸句，時序與〈西遊書懷〉無法啣接。這兩首詩難道是南回時所作嗎？陳氏沒有交代。

又〈春日〉一詩云「柳岸杏花稀，梅梁乳燕飛。美人鸞鏡笑，嘶馬雁門歸。

³³ [劉宋]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12冊，志第19〈郡國〉，頁3406。

³⁴ 溫庭筠著，曾益等箋注：《溫飛卿詩集箋注》，卷7，頁157、158。

³⁵ 同前註，卷4，頁92。

³⁶ 同前註，卷5，頁114。

³⁷ 同前註。

³⁸ 同前註，卷4，頁92。

楚宮雲影薄，臺城心賞違。從來千里恨，邊色滿戎衣。」³⁹此詩如果只看前四句，地非邊景，人在閨中，事則為征人遠歸，有點像寫閨情。但加上後面四句，則應該是南歸途中所作，前四句寫征人的憧憬。但〈詠春幡〉一詩，則定寫閨情無疑。詩云：「閒庭見早梅，花影為誰裁？碧烟隨刃落，蟬鬢覺春來。代郡嘶金勒，梵聲悲鏡臺。玉釵風不定，香步獨徘徊。」⁴⁰分明是寫裁製花勝思念征人之詩，看不出它是「出塞從軍時作」，充其量只能作「寫到邊塞的」詩看⁴¹。

五、〈贈蜀將〉一詩，庭筠自注云：「蠻入成都，頻著功勞。」夏承燾引顧學頴云：「蠻人擾川，前此二三十年已然，而攻成都則在本年。此詩不必即作於本年。蓋蜀將著功，未必即回長安而相晤也。」又云：「蠻攻成都，經月始退，在咸通十一年（八七〇），見《舊紀》《通鑑》」⁴²夏承燾因其說繫此詩於懿宗咸通十一年，且云：

卷一有〈錦城曲〉，卷四有〈利州南渡〉一律，卷七有〈神女廟〉一律，卷八有〈旅泊新津〉一律，是曾入蜀。〈贈蜀將〉自注云：「蠻入成都，頻著功勞。」詩云：「十年分散劍關秋，萬事皆從錦水流」，顧學頴曰：「蠻攻成都，經月始退，在咸通十一年（八七〇），見《舊紀》、《通鑑》。」是游蜀至遲必在辛前十餘年。⁴³

顯然認為此詩作於蜀，時間為咸通十一年。但他們的說法後來已為施蟄存推翻：施氏據宋人《寶刻叢編》，找到溫庭皓為其兄作有墓誌銘的證據，證明庭筠已於咸通七年（866）卒⁴⁴，陳尚君更進而考出溫氏自注所謂「蠻入成都，頻著功勞」，係指大和三年（829）十一月南詔入侵事⁴⁵。〈贈蜀將〉一詩，頸聯為「雕邊認箭（陳誤為「劍」）寒雲重，馬上聽笳塞草悲」，陳氏云：「寫即景所見，以增歎惋氣氛。」因此他以為這首詩「可信作于邊塞」。時間是在「大和五年（831）。陳氏的說法是可信從的。按此詩首二句為「十年分散劍關秋，萬事皆隨錦水流」，顯然是

³⁹ 同前註，卷3，頁67。

⁴⁰ 同前註，頁68。

⁴¹ 陳文將其邊塞詩分為「作于邊塞」或「寫到邊塞」兩類。見陳尚君：〈溫庭筠早年事迹考辨〉，頁353。

⁴² 見夏承燾：《溫庭筠繫年》，頁413。

⁴³ 同前註，頁414。

⁴⁴ 《寶刻叢編》云：「唐國子助教溫庭筠墓誌，弟庭皓撰。咸通七年。」見施蟄存：〈讀溫飛卿詞札記〉，朱東潤主編：《中華文史論叢》（第八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275。

⁴⁵ 見陳尚君：〈溫庭筠早年事迹考辨〉，頁353。

回憶的話，不能遽然解作蜀地重逢，因為頸聯二句寫的是「即景所見」的北塞風光，夏氏誤繫為蜀地之作，未免失之倉促。這方面的問題，將涉及夏氏對庭筠生年的假設，不是單一的問題。維護夏譜者在這種地方如何自圓其說，恐怕要煞費周章了⁴⁶。

六、夏承燾《溫飛卿繫年》處理溫詩的方式有二：一是繫於時，二是繫於地。繫於時的詩，像〈傷溫德彝〉（卷五）之繫於文宗太和四年，他說：「德彝曾以河中都將隨溫造平興元軍亂」、因為「造平興元亂在此年二月」，「詩無甲子，姑系于此。」⁴⁷詩中沒有顯示作詩的時間，只可說是因事繫時。詩云：「昔年戎虜犯榆關，一敗龍城匹馬還。侯印不聞封李廣，別人邱壘似天山。」為追憶之作，不定作於太和四年後的那一年。又如〈送渤海王子歸本國〉（卷九）之繫於太和六年，他說：

太和六年，大彝震遣王子大明俊等來朝。又七年二月，王子大先晟等六人來朝。……此王子若是大明俊，則庭筠詩有甲子可考者，以此為最早。⁴⁸

這是他覺得時間比較能確定的。這類的詩，大約有二十九首⁴⁹。只是像〈春日將欲東歸寄新及第苗紳先輩〉一詩，既繫於宣宗大中元年（847），又採納顧學頴說，再繫於懿宗咸通四年（863），云：「似是三年春將行之作」，則是八六二年。二者相去十五載，未有隻字交代。

另一種是繫於地，他說：「茲復將其詩所代表之地，依唐時地名，表列於左方。其無地名及不能確指在何地所作者，不列入。」⁵⁰如繫於〔江南道·潤州·上州縣〕的詩有〈雉場歌〉、〈雍臺歌〉……等十一首。繫於〔丹陽縣〕的有〈湖陰詞〉、〈芙蓉〉二首。還有繫於〔常州〕、〔蘇州〕、〔吳縣〕……等地的。就江南道而言，共繫詩三十一首。江南道之外，尚有淮南道、河南道、關內道、河北道、河東道、山南東道、山南西道、劍南道、安北都護府等。道下分州府、州府下分縣。可從而略窺溫氏遊蹤之廣。他說：

飛卿詩共三百十餘首，其作地可考如右所列者纔百二十首，尚不及全作之半。……（仁案：其中〈中書令裴公輓歌詞〉及〈莊恪太子輓歌詞〉下分

⁴⁶ 夏承燾《溫飛卿繫年》謂溫氏生於公元八一二年（頁388），如果此詩作於八三一，再上推十年，則溫氏初識蜀將時不過十歲，語氣不類。

⁴⁷ 夏承燾：《溫飛卿繫年》，頁392。

⁴⁸ 同前註。

⁴⁹ 夏氏《繫年》於開成五年提到〈寓懷〉〈詠蘭〉二詩，未言作時，不計入二十九首之內。

⁵⁰ 夏承燾：《溫飛卿繫年》，頁415。

別漏書「二首」字樣，故數來只有一百一十八首。我所據本係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夏氏所著《唐宋詞人年譜》，不知爾後有否校正？）⁵¹

在這一百二十首中，同時繫於時者十二首⁵²除外，時地兩類相加，所繫詩約一百三十七首。只是像〈送渤海王子歸本國〉一詩，既有「九門風月好」之句，而事亦發生在京城，甚為明顯，卻未繫於京兆府，不知何故？

作時的考證固然甚難，就以〈送渤海王子歸本國〉一詩來說，繫於太和六年就值得商榷。因為大明俊歸國是在此年秋天，其時太子尚未冊立⁵³，溫庭筠恐怕無機會從「太子」遊，也便沒有身份寫這首詩。我因此以為應該繫於太和七年，渤海王子是指大先晟⁵⁴。作地的歸屬也並不易，譬如〈江南曲〉，既繫於潤州上州縣，又繫於湖州縣，不知何故，未見說明。又如〈題望苑驛〉、〈題端正樹〉二詩，夏氏繫之於關內道的京兆府，而將〈馬嵬驛〉詩屬之興平縣。陳尚君則據〈題望苑驛〉詩自注，謂「三地皆屬興平」，如果〈馬嵬驛〉詩作於路過之時，其他二詩亦相當可能作於同時，而不待日後回京補作。是二家的認識已有參差。若據《太真外傳》的說法（見前文），〈端正樹〉的屬地應為扶風道。夏〈表〉沒有「扶風道」，可能是關內道的鳳翔縣，這就更複雜了。不過，無論怎麼說，夏氏的研究雖不夠精審，但堂廡卻大，奠基之功更不可沒。

對於陳氏所提有關溫氏北塞之行的詩，《繫年》論及的另有〈邊笳曲〉，繫於關內道的綏州；〈敕勒歌塞北〉，繫於安北都護府。塞北之行，已呼之欲出。可惜對那幾首很明顯的實寫北塞風光的詩如〈回中作〉、〈遐水謠〉、〈過西堡塞北〉，乃至〈蘇武廟〉，都輕易忽略，無法經由類聚之法營造新象。顧學頡亦然。顧氏雖能類聚溫氏言涉「江南」的詩論證溫氏幼年已離太原故鄉，而說他「儼以江南為故鄉」，但他的〈溫庭筠行實考略〉⁵⁵一文，空自運用溫詩近五十首，卻看不到這些與北塞之行有關的詩。可見獨具隻眼的洞察之能，不純賴勤奮與熟練，有時恐

⁵¹ 向前註，頁419。

⁵² 〈太子西池二首〉、〈題裴晉公林亭〉、〈中書令裴公輓歌詞二首〉、〈題城南杜邠公林亭〉、〈書懷百韻〉、〈秋日旅舍寄義山李侍御〉、〈莊恪太子輓歌詞二首〉、〈和周繇廣陽公宴嘲段成式〉、〈答段柯古見嘲〉，計十二首。

⁵³ 魯王李永冊立為皇太子，《舊唐書》在文宗六年十月。《新唐書》在文宗六年十一月。見二書〈文宗本紀〉。

⁵⁴ 參拙作：〈從若干事證檢驗溫庭筠的生年之說〉。

⁵⁵ 顧學頡：〈溫庭筠行實考略〉，收入西北大學中文系唐代文學研究室等編：《唐代文學論叢》（第四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34-156。

怕還要些機運。所謂「觸機」，是從事研究者共有的經驗。

我無法一一檢視前人的著作，顧、夏二家是具影響力的前輩學者，舉以為代表，旨在藉以烘托陳氏新說之難能；掛一漏萬之處則只好以疏懶自嘲了。根據上文的檢驗，陳氏謂溫庭筠有邊塞之行應該是可以成立的。他所列舉的詩，除〈詠春幡〉可議外，其他如〈題望苑驛〉、〈題端正樹〉、〈過陳琳墓〉、〈春日〉、〈蘇武廟〉諸詩，乃至於〈番女怨〉詞，單獨來看，或全與邊塞無關，或可別作解釋。然與另外諸作合而觀之，便覺得其間自有脈絡，網結絲連，展現出塞行畫面。不過，由於若干地名無法考知今在何處，陳氏所言路線，或有可商，留待後驗，此處不贅。另外，我解〈蘇武廟〉一詩，不泥守曾益舊注，一方面固是從綜觀的視線著眼，一方面也覺得弔古之情應該與實景相關。而另一較落實的根據是從地緣上找到的新線索，讓我自然傾向陳氏的看法。這一新線索便是蘇武廟址。

陳尙君認為溫庭筠曾取回中道出蕭關，我不同意此說，已見前文，但說他從陝西入甘肅，是我所認同的。我查檢甘肅省志，發現民勤縣與蘇武關係非比尋常。該縣在武威縣北，漢築休屠城唐代屬武威郡，北東南三面憑長城，外臨沙漠。見《甘肅省民勤縣志》〈地里志〉「沿革」條⁵⁶。該《志》「疆域圖說」條云：

地處極邊，無鄰封接壤，夷虜環列，胡笳四集。……東南邊外五里許，外河環繞亦僅里許，蘇山屏立。……⁵⁷

所謂「蘇山」，即該《志》「山川」條所說的「蘇武山」，在縣東南三十里。「山川」條云：

相傳為漢中郎將蘇武牧羊處。⁵⁸

又「古蹟」云：

山上有廟址。古石碑上大書：「漢中郎將蘇武牧羊處」。⁵⁹

該縣又有蘇公祠，在城內西北隅，明代建立。蓋蘇武廟歲久頹壞，乃改建此祠，見「寺觀」條。《縣志》列蘇武為「名宦」條第一人，云：「每歲春秋上戊日，有司親詣行禮。」配享者有漢金日磾、明馬昭等凡十七人⁶⁰。該《志》「詩歌」條錄詩歌十六則，與蘇武有關者多達八則，佔了一半，另外尚錄有〈牧羊澤賦〉一

⁵⁶ 馬福祥等主修：《甘肅省民勤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338冊，頁9-10。

⁵⁷ 同前註，頁12。

⁵⁸ 同前註，頁19。

⁵⁹ 同前註，頁82。

⁶⁰ 同前註，頁138。

篇。可以看出蘇武之受該縣的重視。這樣看來，姑不論蘇武山是否蘇武牧羊之處，然山上曾建有蘇武廟則顯係事實。溫詩「隴上羊歸塞草煙」，也似乎與古碑之記相呼應。從蘇武的生平看，廟建在邊塞，一則彰其功業，二則隆其志節，三則使疆吏邊民有所崇仰而收勸忠勵節之效。無論是出於朝廷的旌表或地方的民意，於情於理於勢，都是非常適合的。有其廟而名其山，重其人而隆其祀，民勤縣的崇奉，便是歷史的詮證。庭筠邊行過其處，登其廟而想其人，由眼前實景，動弔古情懷，豈不是很自然的事麼？

六、從新題旨看〈定西番〉詞

上文已就溫氏的寫作動機，多所探索，證明溫氏這首〈定西番〉詞所寫的對象應該是蘇武。民勤一證，就動機言，雖有臨門一腳之效，然亦絕非惟一可倚仗的動機，這一點是我要特別申明的。就題旨言，內容上的切合與否，才是本文主要論證之所在。前文已言及溫氏此詞係寫蘇武心態。蘇武奉使匈奴，詞的上片寫他的去國情懷；困拘異域，詞的下片寫他的孤寂心緒。詞與詩是否同一時間撰寫，不得而知，也無須探究。但它們是一題兩作，則很顯然。二者描寫的角度不同：詞寫蘇武去國心態，詩寫庭筠弔古情懷；表現的方法不同：詞是客觀的描繪，經由作者揣摩再現蘇武的感傷與絕望。詩是主觀的抒寫，那個蘇武是通過詩人的情懷成爲作者感慨的憑藉；營造的趣味不同：詞重在情的刻畫，纏綿細膩。詩重在事的感觸，典雅凝重；二者面對的對象不同：詞的對象主要是聽衆，詩的對象則純爲讀者。詞與樂配，罕用事典，大概是便於聽衆接受，唐五代詞差不多都是如此。詩則以事典深化，尤其是溫庭筠的詩，很多都是一個事典接著一個事典，而運用的圓熟幾乎可以用神而化之來稱讚他。鄭振鐸《中國文學史》說他與李商隱的詩「朦朧如月夜」，予人馳騁想像力的好機會，以爲與法國象徵派高蹈派爲同類風格⁶¹。我認爲：就溫詩言，精巧地而且大量地運用事典，應該是造成此一風格的重要因素。而他的詞，不用事典，但憑佈局的錯綜跳接手法，如畫之留白；多用景、物語，營造聯想，也能達到同樣的效果，真是了不起！

這首〈定西番〉詞，不帶脂粉味，在溫庭筠的詞中是比較特殊的。他的詞，差不多都以閨情出之，狀寫怨婦的心緒是其常態。所以有學者認爲它是客觀的描

⁶¹ 鄭振鐸：《中國文學史》（臺北：明倫出版社，1969年），第30章〈李商隱與溫庭筠〉。

寫⁶²；它離不開脂愁粉怨、宵燈夜月、露冷衾寒。所以有學者認為它是女性書寫⁶³。只有少數幾首是以自身為主角，刻畫其心曲變化。我所討論過的如〈更漏子〉之五（背江樓）⁶⁴，寫自己的羈旅情懷。〈清平樂〉之二（洛陽愁絕），寫自己的惜別愁緒。〈荷葉杯〉之一（一點露珠凝冷），寫自己的內心波動，是完全沒有脂粉味的。但前賢時彥還是有附會為閨情詞的，可見成見之惑人。這首〈定西番〉，也是客觀的描寫，對象卻非幽閨怨女，而是青史名臣。把深閨寂寞孤單的場景換作冰天雪地的漠北，基調不變而面目一新。

現在，我們要嘗試著正面解析〈定西番〉這首詞。詞中的「漢使」既然不是張騫而是蘇武，則「漢使昔年離別」句更不可能解釋成辭番歸漢，有如前文第貳節所引華連圃及《新注》之說。他節旄盡落猶操持不捨日夜思漢的情懷已經成為獨家標誌，因此首句只能解釋成辭國出塞。這個指標確定，上片寫去國情懷恐怕是唯一的解釋了。攀柳即折柳，攀是攀折的意思。就格律上說，這個字須用平聲，且避下文重複。折柳贈梅，登高望遠，庭筠以這些素材，烘托此一辭國心情。古人折柳致依依惜別之意，早自漢代即有其俗。《三輔黃圖》記漢時長安風俗云：

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⁶⁵

爾後流行於詩文歌樂，文獻處處可見，「離別」成了楊柳習用的象徵義，「折柳」幾乎成了別離的代名詞，其例不煩枚舉。折梅即折梅相贈，以寄懷鄉之情，《太平御覽》卷九七〇引盛弘《荊州記》云：

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并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⁶⁶

王維〈雜詩〉：「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也是膾炙人口的。溫庭筠〈河傳〉之三：「雪梅香，柳帶長，小娘，轉令人意傷！」梅柳同出，也是寫懷人傷別的。《新注》說：折柳贈梅，不必實有其事。它是一

⁶² 葉嘉瑩：「飛卿詞之特色，乃在於其但以客觀之態度標舉精美之名物，而不作主觀之說明。」見葉嘉瑩：〈從《人間詞話》看溫韋馮李四家詞的風格〉，《迦陵論詞叢稿》（臺北：明文書局，1981年），頁44。

⁶³ 如劉尊明：〈溫庭筠筆下的女性形象及其審美意義〉（《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5期），94-100。葉嘉瑩：〈論詞學中之困惑與花間詞之女性敘寫及其影響〉（《中外文學》第20卷第8、9期〔1992年1月、2月〕。頁4-31、4-30）

⁶⁴ 見拙作：〈花間集中的非情詞〉。下〈清平樂〉〈荷葉杯〉同。

⁶⁵ 何清谷校注：《三輔黃圖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頁342。

⁶⁶ 轉引自李誼：《花間集注釋》，頁28。

種表示依依惜別的傳統形式⁶⁷。這樣去理解也無礙於題旨。不過，贈梅之意，重點應在懷鄉上，用在這裏，即是懷國。否則，與攀柳兩句同表一義，便不是庭筠經濟的筆法。「柳」而著「弱」字，「梅」而加「寒」字，一方面固是就其特點而潤色，一方面也襯托當時的氛圍。蘇武奉旨出使，邊塞的官吏，自當有相送之禮。通常邊關建築，多在高處，以利巡守。蘇武過關出塞，身在高處，前途便是漠北，回首凝望，長安遠在千里。「上高臺」一語，情態搖曳。三句九字，字字涵蘊飽滿。真是「一句一字閒不得」⁶⁸，蓄事典之豐盈而不用事，無斧鑿痕而任自然美，聚焦於辭國之情，但寫動作，出景物，無一情語，而離情別意自然洋溢於讀者想像之中。這是溫詞特色之一。溫詞多用景語、物語，罕用情語，它與《浣花》《陽春》不同處這是其中之一。善讀者得從其景物以深會其情意。則雲蒸霞變，異彩紛呈。《新注》把「上高臺」說成送別的「傳統形式」、「表示依依惜別之情」，既乏根據，語且含混，不值一辯。

他以後為匈奴所拘，放逐到北海。齧雪吞毛，是他最痛苦的經歷；持節牧羊，是他生活的常態；風沙荒草、冰天雪地，是他所處的環境。想像之中，他有多少不眠之夜，月下孤影徘徊；想像之中，他投注了多少次的期盼、嚮往。以及疑懼、倉皇、焦慮。這些情緒，便如狂奔奔浪，沉落絕望的深淵。玉關在千里之外，多少個春雪將溶的季節，南方的雁群朝北飛來，而人呢？何以不見漢使到來？何以無人前來查探、追索、營救？放棄了嗎？絕望了嗎？部屬百人，讓他們魂斷異國嗎？朝廷怎麼樣了？……武帝駕崩，他是知道的，曾經悲慟至嘔血。昭帝登基，忘記了大漠冰雪之中尚有他這位受難的孤臣嗎？武帝時代，匈奴謊稱他久辭人世，他的部將常惠告訴過他嗎？他的朋友李陵瞞著了他嗎？在如此的歲月中，有多少人事糾連變化？他完全封閉在聾聵的寂寞裏？他既「牧於北海無人處」，那一聲羌笛，應非自由牧者的歡樂遐逸之聲，而是他這個囚虜的幽訴哀鳴。「欲吹羌笛先洩瀾」啊！當溫庭筠寫他的〈達摩支曲〉（見前文）到此句時，他想像中浮現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白頭蘇武」呢？詩人斟酌這些素材，陶鑄此一複雜情緒，營成下片無邊的寂寞之中，以一聲羌笛，造成裂帛的洪響，詞用「愁絕」二字情語，簡直是心的撕扯，剩下來的便只有絕望了。「月徘徊」三字，湯顯祖評為：「是『香稻啄餘鸚鵡粒』句法。」⁶⁹謂杜甫該詩用的是倒裝句法，其意實為

⁶⁷ 趙崇祚編，沈祥源、傅生文注：《花間集新注》，頁45。

⁶⁸ 見〔宋〕張炎：《詞源》，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1冊，頁265，「令曲」條。

⁶⁹ 見趙崇祚編，〔明〕湯顯祖評：《花間集》（明烏程閔氏刊朱墨套印本），頁8a。

「鸚鵡啄餘香稻粒」，湯顯祖引與比擬，意謂「月徘徊」即人徘徊也。李誼注引張若虛〈春江花月夜〉「何處相思明月樓，可憐樓上月徘徊」，作為同例之證⁷⁰。按溫庭筠〈清平樂〉之二云：「洛陽愁絕」，與此類似。蕭繼宗《評點校注花間集》云：「首句四字（仁案：謂「洛陽愁絕」句），幾不成語。」⁷¹不知溫詞自有此等句法，與杜詩倒裝情形並不一致，說它們省略主詞似乎更適當。而且「洛陽愁絕」如此擬於「臺北苦悶」，也沒有什麼「不成語」的。就「月徘徊」此例言，很可以訓「徘徊」為流連，謂月亮流連不進，以「月」為主詞，也不是不可通。李白詩〈月下獨酌〉之一：「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徘徊的用法與此相同，也寫流連不進之狀。「徘徊」義為「不進貌」，見《廣雅·釋訓》。把它訓為「走來走去的樣子」，恐怕是後起引申之義。不眠的人，尤其是孤單寂寞的不眠人，覺得月亮老是不下去，好像停在那裏。月亮自非如此，這只是寫人的感受。長晝難遣，孤單的李清照寫出了「獨自怎生得黑」的名句⁷²。有失眠經驗的人，試冥想蘇武的遭遇，設想置身於他那樣的情境，也許能稍微領略到那種「獨自怎生得白」的況味，加重一千倍就是蘇武的感覺了！他與李清照同樣都處於一種無盡的煎熬之中啊！

七、結語

本文以研究溫詞〈定西番〉之一的題旨為主軸，旁及若干資料的討論。下面幾點，是本文的成果。

一、本文推翻華連圃以來認為此詞係寫西域人對張騫之思念的舊說：一則溫氏無歌詠張騫的動機，二則張騫既無恩澤讓西域人懷念，且攜眷倉卒逃歸，也不可能有從容相送的形式；本文也不採李誼以漢使為泛稱謂此詞為閨人思念漢使之說。蓋此詞情節特殊，漢使絕非泛指，而溫氏亦非創調之人，無須寫一泛指漢使以成其調，且詞文多處與此說扞格不合；本文也不採顧農以漢使為和蕃女子謂此詞係寫和蕃女子對故國的懷念之說，蓋和蕃女子無稱作「漢使」者。以上三說，對此詞言，既悟其事，又乖其情。如果這樣去理解溫詞，直是點金成鐵。

⁷⁰ 李誼：《花間集注釋》，頁28。

⁷¹ 蕭繼宗評點校注：《花間集》，頁64。

⁷² 見〔宋〕李清照撰，王仲聞校注：〈聲聲慢〉，《李清照集校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卷1，頁65。

二、本文爲此〈定西番〉的題旨，建立了新說：認爲它描寫的漢使是蘇武，上片寫其去國情懷，下片寫其拘蕃心緒。本文所持的理據要點有二：（一）、他寫此詞，有足夠動機：蘇武使蕃一事，極富傳奇性，其冰雪情操，尤博人崇敬與同情，易於引發詩人寫作的興趣；溫氏本身仕途坎坷，對不幸之人易起共鳴之念。他有三首詩寫到蘇武，從這些詩，尤其是〈蘇武廟〉一詩可以看出：他對蘇武有一份崇仰、同情、惋惜之情。因詩而詞，詩傷其事，詞憫其情，各得所宜，動機可按；且溫氏曾有北塞之行，甘肅北境是他經行的路線，而該地的民勤縣有山即名「蘇武山」，其上尚有蘇武廟的遺址。民勤縣正與匈奴交界，他的〈蘇武廟〉詩正是實地弔古之作。這些都可證明他寫這首〈定西番〉詞有足夠的動機。（二）、此詞採取客觀描寫方式，經由作者揣摩再現蘇武的感傷與絕望。上片寫其去國情懷，下片寫其羈蕃心緒，除了蘇武再沒有與這種心態更切合的「漢使」了。本文就此詞的內容特闢第六節專析此義。從這一題旨觀賞全詞，前後情節跌宕有致。文從字順、情投意愜、氣脈貫通。

三、本文爲配合此一主軸之研究，對溫氏〈蘇武廟〉詩，有較深入的解析，言前人所罕言。一則藉此建立下文與〈定西番〉詞比較的基礎，強化主軸。二則提供溫氏作品賞析的方法。本文參合蘇武身心遭遇與溫氏學養及心態的切入方式，更因而申論溫氏的創作技巧亦前所罕有。對溫氏作品的賞析，提供了一種新的視界。

四、本文從新題旨解析〈定西番〉此詞，對其語義的涵蘊、情感的變化，以及與〈蘇武廟〉詩的比較，都有詳細的分析。不僅使讀者掌握了認知之鑰，同時也感受到與前此迥然不同的新的趣味。更由於詳析詩詞之間的輕重同異，對從事溫氏詩詞比較研究的課題而言，也應有其參考價值。

五、本文介紹、歸納，補充並質疑了陳尚君有關溫氏邊塞之行的說法，也評介了前輩學者夏承燾、顧學頤等處理溫氏詩作的一般情況，一方面固然是爲了充實本文的論點，一方面也使讀者看出其間研究發展的進程，重視深探細索的學術態度。

讀溫詞不易，在我看來，其中難處：第一、它的結構多爲交叉變化，掌握其鍼縷之迹不是一眼即得；第二、它的行文多有跳接，所營造的留白處正是讀者共鳴處，卻由不得讀者胡謔；第三、他多以景語物語代替或烘托情語，讀者得從其

景物以會其情感心緒，也就是海綃翁陳洵所說的「倩盼之姿」了⁷³。讀他的詞，如張炎所說：「一句一字閒不得」，但粗心的讀者卻只知道他在寫女人，甚至不是寫女人的如〈荷葉杯〉之一、〈更漏子〉之五，以及這首〈定西番〉詞，也硬說成寫女人，甚至還是和蕃的公主！此所以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會說：多讀溫詞，「頗有一種同一個滿身珠寶滿面脂粉的妓女並坐的感覺」⁷⁴，幾乎將溫詞的濃麗說成了俗艷。曲高和寡原含譏諷庸流之意，在文學史著作上曾佔一片天的劉大杰也竟如此，看來洞察之能，觸機之外，仍須以勤奮為基礎。我們讀溫庭筠的詞，非情詞部分固不必說，即如〈楊柳枝〉的蘊藉，〈南歌子〉的活潑，〈夢江南〉的清麗，〈河傳〉〈思帝鄉〉的搖曳多姿，幾乎半數以上與〈菩薩蠻〉〈更漏子〉風味不同。如果沒有錯解其詞，「多讀」只會覺得它姿彩豐盈，何來俗艷之感呢？即使像他的〈菩薩蠻〉〈更漏子〉（第五首除外），它們以深閨怨婦為主角，你得從滿頭珠翠中去欣賞她對姿容的自憐，對青春的惋惜，她的無盡的企盼與終極的哀怨，她的柔腸百轉與閒愁千斛，你從這些倩盼之姿中，不妨推想是否作者正在陳訴自己的不幸，寄託了自己的不平，這時候的溫庭筠豈非正像舞臺上巧扮虞姬的梅蘭芳麼？我們如果沒有這種識見，又怎能深入他的詞境，產生如前輩大師像張炎、張惠言……等與它共鳴的感動呢？我藉這首〈定西番〉詞，陳述了這點淺見，作為結語的餘響，似乎已逸出本題。實在說來，這才是我研討溫詞的理論根據。在我有關溫詞的論著中，它都是鐵的支柱。

⁷³ 《海綃說詞》云：「飛卿嚴粧，夢窗亦嚴粧。惟其國色，所以為美。若不觀其倩盼之姿，而徒眩其珠翠，則飛卿且譏，何止夢窗。」此據李冰若：《花間集評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頁11轉引。《詞話叢編·海綃說詞》「姿」作「質」，疑誤。

⁷⁴ 參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56年），下冊，第16章，第2節〈晚唐的代表詞人溫庭筠〉，頁17。

從溫庭筠〈定西番〉之一的題旨 談到若干相關的問題

張以仁

本文以討論溫詞〈定西番〉之一的題旨為主軸，認為詞中所言「漢使」，似非泛稱，而係特定人物之指代。然非如華連圃所言之張騫，而應為羈蕃十九年的蘇武。本文從兩方面立說，以為：一、溫氏具此寫作動機。二、此詞內容最為切合蘇武心態。確認此詞題旨後，本文有詳細的賞析，並將全詞串講。

除主軸外，本文並旁涉若干重要課題。譬如對〈蘇武廟〉詩及此詞的詳細解讀，則乃參合蘇武身心遭遇與作者學養及心態的切入方式，是一種新的嘗試。因而附論溫氏的創作技巧，諸如提出「留白」的觀念，以景語物語營造情境烘托心態的手法，探究其字句精密運用之情況等等。又如本文檢視夏承燾、顧學頤等前賢舊說。覺得他們堂廡雖大，疏失不免，以鼓勵後學者對問題深探細索、推陳出新的學術態度。

關鍵詞：定西番 溫庭筠 漢使 蘇武 夏承燾 留白

The Intended Meaning of Wen Tingyun's "Ding Xifan" and Related Issues

CHANG Yi-je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nded meaning of one of Wen Tingyun's "Ding Xifan" *ci* poems, proposing that it was written to express the feelings of Su Wu who was sent on a mission to the Xiongnu and then detained by them. It examines Wen's motive in composing this *ci* poem and offers a critical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to substantiate its propositions. It also compares Wen's *shi* poem, "Su Wu miao" (The Su Wu Temple) with the "Ding Xifan" *ci* poem to establish a larger context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latter, and to expose the differentiat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wo poetic genres. It ponders the possible connection between Su Wu's experience and Wen's scholarly disposition, suggesting a new perspective from which to evaluate Wen's creative art. It proposes the critical concept of *liubai* (a deliberate blankness) as a path to understanding Wen's compositional technique of *tiaojie* (a jump connection). Based on this close reading, the paper also corrects previous scholars' erroneous views, such as those of Xia Chengtao's in his *Wen Feiqing xinian* (Chronology of Wen Feiqing).

Keywords: "Ding Xifan" Wen Tingyun diplomatic mission Su Wu
Xia Chengtao *liubai*